



●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河北文史集粹

教
育
卷



●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文史集粹

教 育 卷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本卷为教育卷，所集史料，上溯晚清时直隶最高学府莲池书院，下止建国前的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的华北大学，精选了半个世纪间河北省的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平民教育、留学预备教育、职业教育、革命根据地教育以及一些私立学校、教会学校的史料，并收入了一些著名教育家、学者的史料；以“三亲”为主，兼有部分为全面、系统反映史实的整理文章。

近代河北的新式学校教育，自19世纪80年代初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北洋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肇始，十余年间天津中西学堂、开平武备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等相继成立，遂创先河。如谓上述各学堂多为军事、交通而设，尚属洋务之举；那么至本世纪初叶，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推行新政，停科举、办学堂，广游学，尤其“癸卯学制”颁行之后，直隶举办新式学校则风起云涌，到民国初年，几为全国之首。当时，除含有初等、中等、高等的普通教育外，师范、职业、军事、留学预备等各类专业教育，官办、民办、教会办的各种性质的学校，广布全省，开新式教育风气之先，在全国影响甚巨。本卷收选此类史料多篇，特别是对清末民初时期的回忆文章，弥足珍贵；对各类学校的创建、发展、变化及影响，作者大都为亲身感受，翔实而生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世纪20年代之后，河北境内连年军阀混战，战火兵燹所及，不唯生民涂炭，百业凋零，学校教育倍遭摧残。迨30年代初，稍见起色，然七·七事变爆发，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蹂躏，学校

教育更逢厄运，以河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宁静的课桌，各种学校几乎全部停办。其对敌寇切齿之恨，对学校痛惜之情，对师生之间的依存友爱，对教育事业的眷恋忠诚，在本卷诸多各种身份的作者笔下流露，读来感人至深。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广大爱国师生在迁徙流离之中，不屈不挠，坚持办学；抗日根据地在折冲御侮、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蓬勃旺盛，以全新的教育内容，成为革命的摇篮。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精神的史料，将永远激励后人！

本卷所收的记述平民教育运动及晏阳初先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谢台臣、杨绳武、郑际唐、武树藩、裴文中、白眉初、张文佑等教育家、学者的史料，也颇具河北特色，富有史料价值，饱含教育意义。

一卷在手，曩时全省教育之概貌再现；老一代教育家艰苦办学的创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一腔正气、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热忱和言传身教的嘉言懿行如浮眼底。弘扬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增强民族自信心，坚持爱国主义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河北教育史实之浩繁，诚如恒河沙数；限于篇幅，理应金淘沙拣，取精用宏。唯识见固陋，筛选匆遽，犹恐难收粹而不杂之功。且惜有些史料阙如，钩稽无着，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识者赐教为幸。

编者

目 录

- 莲池书院忆旧 邢贲亭 (1)
- 清末民初直隶省办教育的情况 张文澜 (9)
- 我所经历的清末直隶省几所学校 薛允中 (13)
- 直隶省新式教育发展概况 金淑琴 (20)
- 石家庄解放前的教育概况 刘普义 (43)
-
- 我国最早的高等农业学校——河北农业大学 苏润之 (52)
- 保定直隶高等学堂与北洋大学 王 杰 (64)
- 抗战前的唐山交通大学 赵竞存 刘秉中 (68)
- 三十年代的省立唐山中学 刘秉中 (74)
- 省立六中回忆片断 马千里 (78)
- 宣化中学的几次重大变化 郭荫南 赵冠城 王君彦 (84)
- 回忆河北省立十七中 赵捷民 (92)
- 抗战时期的国立一中 刘殿臣 (99)
- 从直隶四师到邢台师范 翟清春 赵捷民 王倩宗 (110)
- 回忆河北省第八师范学校 康维之 唐希贤 (118)
- 大名五女师 王占一 (124)
- 我在育德中学的二十年 唐靖邦 (130)
- 保定私立同仁中学 张春和 (147)

忆保定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郭 真	(155)
四团堡初级染织科职业学校	杨志忠 刘廷印	(164)
蚕桑学校始末	孙跃南	(168)
抗大在浆水	郭明臣	(170)
华北联大在晋察冀	陈建华	(183)
回忆北方大学	高 翔 赵子真	(193)
在华北大学的日子	吴 田	(207)
冀晋四师生活片断	栾克新	(214)
花台中学任教琐忆	孙静波	(219)
养正中学概况	李士杰	(225)
私立存实学堂略述	王德奎	(231)
晏阳初与平民教育	晏升东 孙怒潮	(234)
回忆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工作	李景汉	(242)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河北	郑名楨	(247)
高阳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	齐连登 段子均	(258)
回忆保定育德中学及附设留法预备班	王荫圃	(265)
革命教育家谢台臣	雪 生	(269)
家父杨绳武的教育生涯	杨克强	(279)
缅怀先父郑际唐革新国民教育的业绩	郑姿慧	(285)
怀念武树藩校长	刘占山	(293)
举世闻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	李继隆	(298)
地理学家白眉初	张艾萇	(304)
忆大哥张文佑	张文云	(313)

莲池书院忆旧

邢赞亭

一、莲池沿革

保定之有莲池，久矣。池上古有“临漪亭”。肇自唐肃宗上元间，元代为守师万户张柔故园。地固寥廓，崇构台榭，始成壮观。其北万卷楼，乃元贾辅藏书之所，郝文忠曾为之记，因此得名。明朝保持不变。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直隶总督李卫，因旧起废，增建斋舍，改为书院，名以莲池书院者，从斯始也。乾隆南巡，驻蹕保定时，以莲池为行宫。广而新之，规模益壮。道光中罢行宫，不复巡幸，莲池易为宾馆，旋复划归书院。光绪四年，院长黄彭年，请于直隶总督李鸿章，筹银2000两。购书33711卷，藏之万卷楼。楼之前辟学古堂，广储书籍。订定学规9条，为诸生肄习古学之所。置之长，佐以斋长，使典守焉。后恐藏籍之失坠，属白生钟元，范生右文，分别部居，次为目录。万卷楼书目，士子复请刻石以重久远，乃将经、史、子、集4部，每部各若干种，每种各若干卷，但举总数分别登载，俾异日得以考察。光绪七年，黄彭年复商之布政使任道镛，筹划经费，增修讲舍24楹，设备渐臻完善，四方来学者益众。以上两项，详见黄彭年所撰《万卷楼书目序》、《万卷楼藏书石碑记》及《莲池书院增修讲舍记》各文。其纂修《畿辅通志》亦即寓居莲池之内。

二、莲池师承

溯自雍正年间，创立莲池书院以来，年代久远。其院长，已无记载。同治中叶，聘大兴李嘉端为院长，同治十三年解职。继聘新城王振纲任之，光绪三年辞去。两人皆非文学大家，略无建树可传。光绪四年，贵筑（即贵阳）黄彭年子寿重领讲席，始增经古课，崇尚“朴学”。至光绪八年，赴荆襄道任而去。先生纂修之《畿辅通志》，门类烦多，十年书始告成。识者谓其体例无杂，篇不成文，类似档案。莲池之有经古课，虽由黄开其端，然士子之知有学问，实自张、吴始。张裕钊廉卿（武昌人），光绪九年四月到馆。盖河北敦尚质朴，自宋氏南迁以来，学术人文，不逮东南远甚。先生日以高文典册，磨砺多士。一时材俊之辈，奋起朋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继不绝。先生杰作之《南宫县学碑记》，即系此时所为。撰文书丹，堪称两绝，润笔共500金。觅名手刻之，亦能传其笔意。海内流传甚广，后人规模其字体者，相习成风，率以此为祖本。时有日本某官宫岛诚一者，性喜为诗。闻先生盛名，遣其子宫岛勳斋，航海西来受业。先生恐使与院内诸生同处，俗人少见多怪，乃令其在外僦居，前来听讲。其人颖敏好学，相从至五年之久。又有冈千仞者，时时以诗文求为改窜，先生亦殷殷为之指示。光绪十四年秋，先生南旋之意已决，外间传有以丰润张佩纶幼樵接替之说，莲池士子，闻之大哗。当时先生有致吴汝纶两函，叙述此事颇详。其一曰：顷得李傅相（即李鸿章）书，云：“接奎乐山中丞来函，以湖北江汉书院，明岁讲席需人，欲延弟返鄂，为之承乏。并称弟如许诺，拟延张幼樵接主此席云云。观此情形，不言可喻。弟已函复傅相，请其转告前途，即与定约。而此间官僚人士，同声怅恨，物议纷然，书院诸生，尤惘然若失，其隼异之士，愈益眷怀衰朽，彷徨莫释，并拟散去，弟

感此深情，良用尚憫。”其二曰：“顷以前月二十八日，返至保阳，卒摒挡行篋，计九月杪便当南旋。张幼樵已为傅相乘龙之选，曾闻之否？外间并称：莲池一席，渠已改计不来，此言虽无确据，然十八九其信，缘直隶士子入都乡试者，皆言张某来主此席，相约决不应课，人言纷纷，想彼或有所闻。又传有王纫秋（名闾运）主讲莲池之说，此语或亦不妄耳。”由此观之，李鸿章以位置其婿之故，欲借此机会，将张挤走，未曾一示慰留，其用意至为显然。将去，有留别莲池诸子诗，兹录于下：“自我来畿南，奄忽今六载。顾惟颠木蘖，谬当葑菲采，我诚惭朽株，君等竞蓓蕾。枝蔓相萦结，恋繆不可改。乖合苦不常，归纆忽将解。征鸿念俦侣，欲去犹回睐。矧与二三子，别泪忍一洒。离肠莽九回，纠若漚渊漚。万古圣与贤，旷世不相待。神合貌终睽，志士涕如醴。幸得并世生，在远复何喟。人生天地间，有若桴浮海。波涛一冲激，谁能知定在。努力追前修，九州犹庭内。”此区区一短篇耳，而师生契合之深，离别依恋之切，跃跃如在纸上。先生莅鄂后，中间虽兼领经心，但为时甚短，仍专主江汉一席。湖北总督张之洞，待之礼貌有亏。先生自以狷狭之性，不能如桔槔俯仰。仅仅寒暑两易，遂舍去江汉，改就襄阳鹿门书院。未几西入关中，就养于子之官所，卒至困厄以死。张去之后，张佩纶慑于外间物议，踌躇不敢就，以致此席尚悬。当时吴汝纶攀甫（桐城人）曾有书寄弟，叙及改就情形。其文曰：“九月适至天津，适保定莲池书院，尚未有人。因思他日告罢，未必得此佳馆，不如仍理旧业，立谈之间，遂已定计。遂于津郡县稟，乞病以就此席，上下惊叹，以为奇事，倾倒一城，此欧公所谓：不惯见事者，实则古人谢病还山，仅一寻常小节耳，何足异哉。”当先生乞病之日，李鸿章恐书院不能敷用，欲不开冀州之缺，委人代理，经先生力辞始止。明年二月（光绪十五年），卸任赴保。连日以来，书院诸生，骤失名师，正在怏怏不乐，知先生在深、冀两州，整顿书院，造就人材，久有蜀郡文

翁之誉，一闻其来，欢欣鼓舞，莫不喜出望外。两先生风教既同，如未易师，是以相得益彰。先生平生讲学，不专主一家之言，于古今众说无所不采，亦无所不扫。其教人之法，必仗博知世变，易其旧守，谓非举中外学术，会于一冶以陶铸而裁成之，终不能成有用之材。兹略举数端，条例于下：

(1) 重视新学。严复幼陵，既译《天演论》毕，以其书求先生评定，先生复书云：“大著《天演论》，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弘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乎，无似此高文雄笔也。抑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竞，思炎黄数千年之种类，遂无自存，而惕惕欲进之以人治也。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先生曾私自润色一次，文字益趋简洁。严幼陵自谓：“某沉潜西籍数十年，于彼中玄奥，不能悉了了，先生往往一二语即洞其要。”

(2) 当戊戌废时文时，举世额手相庆，先生以为仅仅改为策论，尚不足匡救时弊。曾有书寄李经迈季皋，内有“端午诏书，竟废时文不用，可谓大快，然某窃有过虑。今朝臣寡学，彼既不知时文之佳恶，又焉能以策论取人？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章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材，举而用之，庶不致鱼龙混杂，今一日张下新诏，得失固应参半耳”等语。其高瞻远瞩，迥非时流所及。

(3) 东西方学者之来游者，每过保定辄欲一谒先生，先生亦乐于接洽，必使之满意而去。日本汉学家梅原融、本田幸之助、上野岩太郎、金子弥平等，时以文字求指正，往来不绝。中岛裁之伯成，更航海负笈来游，请列门墙，与诸生共进退。

(4) 先生以晚近世变益及，强国竞尚新学，吾徒竊

守旧术，实不足与之相抗，必须精通外语，熟习各国政治，始能宏济时变，于是选诸生之俊秀者十余人，从英教士具格鞠学习英文，约以五年为限。又请当道从保定准军公所岁修生息余款中，岁提 400 金，开一东文学堂。初拟以中岛裁之为师，后改以野口多内充之。先生尝对人言，保定一城，由下走开东西文两学堂，并不糜多少经费，颇以此自喜云。时保定风俗蔽塞，见创此外语两校，群情早已骇怪，起而非议。比及庚子变起，无知者更欲借以报复，生徒星散。先生亦挈家出走，避地深州，几于不免。同年八月，联军内犯，驻保定十余月之久，莲池台榭，半成灰烬。后以李鸿章来京商订和约，先生以旧日关系，往来于京、保之间。翌年辛丑，遣其子闾生北江，首赴东瀛留学，并劝余同时偕往焉。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先生始决意南旋。其谕儿书云：“吾欲归久矣，只以失馆便穷，不敢归耳。适李氏兄弟，约吾南旋，以照莲时束修，故决计辞北归南，乃张冶秋（名百熙）尚书，不通商议，遽行奏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恐吾再辞，渠之奏为卤莽，因此暂不言辞。”是时张百熙以先生辞意甚坚，迭经面商，仍然拒绝，又致书曾敬治，囑其委婉转达，从旁挽留。内有“攀老已奉朝命，若再有难词，是不翅劾弟于廷也。即归志万决，亦乞暂留一年，略与布置一切章程，待酌就大概，仍由攀公核定”等语。同时直隶绅士魏钟瀚等 1200 人，亦上书先生，请即主讲京师大学以副海内之望。卧轍攀留，情词恳切，先生卒不得归。同年五月，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数月（详见《东游丛录》中），归国后请假返里。与偕来之早川新次，筹办桐城中学。甫就绪，未及来京复命，翌年正月，卒于家。

光绪三十年，莲池书院改为校士馆，直隶总督袁世凯，聘安平阎志廉鹤泉为馆长。阎为吴先生在深州拔取之士，蚤擢科第，有声于时，在馆岁月无多，旋即逝世。后改为文学馆，袁复聘武强贺涛松坡为馆长。贺亦吴先生在深州所赏识者，收为门下士。其为文章，卓然自立一家，张、吴咸推重之，任职三载有余。时学校已兴，设馆专攻词章，久已不合时宜，世人多非议之。渠亦不安于位，辞馆而去。民国元年卒，以两馆长皆莲池尾声，故附记焉。

三、莲池章规

院长（俗称山长）一席，由直隶总督关聘，年只 800 金。自张裕钊到后，兼主学古堂一席，又增 800 金，每岁共 1600 金。设提调一人，综理院内一切事务。张时，即调长垣县训导宋朝楨弼臣担任，吴亦倚如左右手。宋勇于任难，智虑过人。及吴避地深州，院事一付诸宋，肆应有余，诸生安堵。既而外兵靡至，宋则周旋其间，所保全者甚大。设斋长二人，以诸生资历较深者充之，典守书籍，恣众观览，并照料住院者之事。每岁首甄别一次，录取者，每月始得与试，分官课、斋课加考古课三种。官、斋两课，仍为时文帖括。古课则试以经、史策论。书院向来规矩，官、斋两课，皆无肩试之事，吴始改于斋课日，亲督提调，肩门坚试，交卷不得过二更。至官课各署取舍不同，而斋课奖银每次共 8 两，为数甚微，不足以示鼓励。乃建议当道，谓必须宽筹经费，令今古二涂，每岁共增千两。在通省公款中，所费有限，而诸生受益无穷，人材必有起色，当道亦采纳之。其考试古课者，最优者每次所得奖银，多至 10 两以上，余则依次递减，为他省所罕有。有徒步数十里，从外县来应试者，一时极为踊跃。诸生住院人数，并无定额，或四五十人，或二三十人，每岁多寡不等。书院虽属直

隶，无论何省人士，凡寓居保定者，一经甄别录取，均得一体与试，略无限制。至于直隶各县，以吴先生曾牧深、冀两州，风气开通较早，从游者多，故成材尤众云。

四、莲池风景

莲池之来源，系由满城一亩、鸡距二泉而发，经过该县东南，合并而汇保定城壕，再开闸引入城内，以灌漑于莲池。池内遍植莲花，开时芬芳袭人。且有多年古木，杈桠偃蹇。每夕归鸦蔽空，枝无余隙。院中执洒扫之役者，每岁出卖鸦粪，所获足以自给。池北有老藤数架，荫蔽云霄。春日天朗气清，吴先生恒集院内诸生，于此处讲授经史。又有奎画楼、藻咏楼、六幢亭、观澜亭、洒然亭、响琴亭、花神祠、朝爽斋、煨芋室、鹤柴、鹿柴、石洞等，远近掩映，如在罨画之中。其金石，清帝南巡时，康熙、乾隆两人所题诗，勒石于万卷楼及春午坡。又于长廊之下，刻古人书法多种，嵌诸壁内。所有种种胜迹，为各处书院所罕覩，得此园林美景，供朝夕讲习之所，亦士子之幸运也。惜庚子之役，多为兵火所毁，半成瓦砾，后虽稍稍修葺，然旧观不易恢复矣。

五、莲池“俊秀”

培养一辈学风，转移全省习俗，虽有耆儒硕学为之师，非假以悠久之岁，亦不能收薰陶镕铸之功。张居莲池6年，吴居莲池13年，前后几及20载，脉脉相传，未尝一日间断，宜其人材辈出，为各省书院所弗及。张先生时，刘若曾仲鲁、张以南化巨、孟庆荣绂臣、安文澜翰卿、纪毛湘海帆、白钟元长卿、蔡如梁东轩、刘彤儒翊文、崔栋上之诸人，实为院中翘楚。吴先生时，李刚己名誉最著，吴在冀州课士时，刚己才13岁，随诸生应试，一见惊为

奇材，留置署内，昕夕亲教督之。既而随来莲池，每试必列第一，同辈咋舌，莫敢与校，嗣连捷成进士（与康有为为进士同年）始去。其他如吴镗凯臣、刘乃晟平西、刘登瀛际唐、魏兆麟徵甫、赵宗_折铁脚、齐福丕懋轩、赵衡湘帆、王仪型式文、王振尧古愚、贾恩绂佩卿、傅增湘沅叔、谷钟秀九峰、常育璋济生、武锡珏合之、李景濂佑周、梁建章式堂、韩德铭絨古、尚秉和节之、马鉴滢筱珊、杜之堂显阁、刘培极宗尧、刘春堂治琴、刘春霖润琴、王延纶合之、王笃恭琴南、高步羸闾仙、籍忠寅亮斋、邓毓怡和甫、邢之襄赞亭等，皆其著者也。上列诸人，悉依吴北江文集中，故友录所载。其间传有诗文集者，颇不乏人，而吴北江继承家学，终日手不释卷，著作尤为宏富云。民国成立之后，莲池曩日同门，寓居北京者尚有 20 余人，时为文字之饮。曾几何时，先后凋零悉尽，惟余一人幸存，思之慨然。

张、吴两先生，少时俱以能文为曾国藩所“激赏”。张较吴长 17 岁，交谊最笃，每为文必互求审定。关于经、史疑义，亦往复诘难不已，其虚怀谦抑可知。张终身未尝仕。吴虽一人仕途，然中途毅然告退，辞尊居卑，一意诏示后进，老而弥笃，视为人间唯一之乐，故皆能“恢宏教化”，“声播四方”。两先生于学，自无所不究；于书固无所不读。惟上自群经、子、史，下逮百家之言，一以文章衡之，易使人萌偏重之念。当时及门之士，以词章蜚声者居多数，而专门经、史考据之学者，十无二三，此亦原因之一也。

（河北省政协文史办供稿）

清末民初直隶省办教育的情况

张文澜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分段驻扎，北京已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年春季，有一个名叫中岛裁之的日本人办了一个“东文学社”，专为中国人学习日语开班授课。最初因入学者不多，仅中岛裁之一人教，他会说中国话，后因来社学习日语者忽然增多，遂添加班次，又添了教师数名，全是日本人。来学社学习者大都是清朝的满汉官僚子弟及极少数官僚，我是由滦州家乡径去北京入东文学社专学日语者。各班课程除大部分是日语外，还有英语、俄语以及外国地理、历史及其他的浅近科目。来社学习者最多时约达200名以上。这年冬季，清朝的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拟在北京创办警察，遂由东文学社选拔20人（都是满族子弟），由日本顾问川岛率领赴日本学习，两年毕业回国，以便在北京办警察。这是东文学社当年的实际情况。

次年即光绪二十八年，东文学社中岛裁之说直隶总督袁世凯拟由东文学社挑选数人去保定兴办教育，他遂推荐丁惟鲁（字奎野，山东人，翰林）、江亢甫（原名绍铨，后改名亢虎，江西人，官僚）和王金绶（字紫珊，直隶人，秀才）3人。袁世凯派这3人到保定组织学校司。司下设3处：专门处、普通处（丁惟鲁任两处总办）和编译处（江亢甫任总办）。编译处的任务是编订翻译中、小学用的教科书，由日文翻译成汉文。我就是学校司成立后，最先在编译处担任翻译教科书工作的。王金绶任简易师范学堂教师，

只有学生一班，一年毕业。学校司在这年春季成立，到夏季袁世凯委任胡景桂为学校司督办（胡字月舫，直隶人，翰林，曾任山东省按察使），又添聘日本人为顾问，编译处添聘日本人3名。学校司的权限逐渐扩大，各处内又分设各科，人员增多，办公地址是一个较小的旧官署，不敷应用，遂在莲池书院建筑新署。江亢甫在这年冬季改派为北洋官报局总办，任职不久遂去日本留学，到日本后改名为江亢虎。继任编译处总办为王景禧（字砚泉，山东人，翰林），王不通外国语。

光绪二十九年秋季，学校司由保定方面选10人，天津方面选10人，共20人（以举人秀才为合格），以直隶省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我就是那次参加赴日本留学的。到日本后即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班，以一年为期，约学习9个月，是专为我们20人开的班。后又续派3人以及自费随班听课者数人。在学习期间，一边学习，一边由教职员带领去各小学、中学及高等大学各校参观，并参观东京的各项有关机构，如自治监狱、工厂等，使我们开扩眼界。见所未见的都是我国急需兴办的事业，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最为重要。此次期满毕业归国的20人，全都分配在教育界担任了重要职务。我因留学，长期未回国。

学校司成立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九年），为培养中小学师资，在保定北关外成立师范学堂，校舍数百间，由各县招收学生（以文化较高的秀才为合格），来堂学习3年毕业，学膳寄宿等全部是公费。学堂监督（校长）为孟庆荣（字辅臣，直隶人，翰林），教员有进士、举人、秀才及日本人，后改为优级师范学堂，学生有六七百名。并在保定西关外建立了高等学堂，以备中学毕业生升学。接着于光绪三十年前后，又派第二批学生以官费去日本长期留学，到东京先入经纬学堂学习日语，毕业后分别升入各高等学府。以后又连续两次或一次（记忆不清），由各县选派二三人去日本参观教育的实际状况，并为期3个月的短期学习。回国后，即

由各县委任为劝学总董或小学校长等职，由劝学总董组织劝学所，所内委劝学员数人，担任劝学任务，分赴各乡镇劝学，使各乡各镇逐渐设立小学。并令各县成立高等小学，各府及省辖各州设立中学。此为学校司最初二、三年内办理教育的实际情况。

学校司由保定迁移到天津后，改为学务处。不久清政府在全省添设提学使，学务处裁撤，改为提学司，掌管全省教育行政。司内设总务、庶务、会计、专门、普通等各科，每科有科长1人，科员数人，分科办事。提学司成立后，在天津方面设立男女师范学堂各一所，北洋大学的成立是否由提学主持，我还不清楚。同时，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北洋师范学堂两校开始建筑校舍，落成后即招收学生分别入学肄业，每学堂约有学员数百名之多。

提学司又拟在省内各县以及城乡兴办自治，遂由各县挑选二三人去日本学习自治。前后两次，为3个月的短期学习，在日本私立法政大学（日本法学博士梅谦次郎所办的大学）开班，教师全是各公私大学教授、著名的学者博士。我利用课余时间自治班担任翻译，因日本教师用日语教课，由我翻译成华语。头一次去日本学习自治的士绅约五六十人，是提学司委我带领前去的（因我暑假回国，返日时适值这一班士绅起程），所以我知之较详。自治班学员在日本学习期满归国后，即分配在各县及城乡办理“地方自治”事宜。

提学司在清末宣统元、二年间，因各县的乡镇小学逐渐增多，师资不足，拟在省中适宜地点设立初级师范学堂4处，培养师资，发展小学教育。以天津原有的师范为第一师范，保定为第二，滦州为第三，顺德为第四；除天津原有校舍外，其他3校均须建筑校舍，遂于宣统二年（1910年）春季开始筹备建校，一面租用合适房屋先行招生开班上课。我是宣统元年由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回国，曾任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斋务长兼教员，后经提学调任滦州创办第三初级师范学堂，任第一任校长。当时一面建筑校舍，一面